

唐

卷八

T 2455/17

30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 | | | | | | | | | | | | | | | | | |
|------------|----------|----------|-----------|-----------|-----------|----------|-----------|-----------|----------|-----------|-----------|------------|----------|----|----|----|----|
| CM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73/19/68 |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 | | | |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弘簡錄卷之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

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八

李勉

盧杞

子元輔

楊炎

張鎰

關播

李元平附

竇參

吳通玄通微附

柳渾

兄識

崔造

韓滉

齊映

劉滋

從兄

齊抗

董晉

子溪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歷漢褒相岐四州刺史

封安德郡公以嚴幹稱張嘉貞都督四川引與同坐講繹政事

名重當時勉少勤學既長內性沈雅外貌清整以近屬調開封

尉值時昇平水陸龐雜推姦決隱綽有能名從肅宗幸靈武即

位擢監察御史時方囁興武臣憚於禮法大將管崇嗣背闕而

坐笑語譁縱勉効以不恭拘於有司。帝歎曰：自吾有勉，朝廷始尊詔特原之。遷司膳員外郎，值關東獻俘百餘，詔皆處死，有被脅爲官非故反者，仰天浩歎，勉過而哀之，入見，帝曰：元惡未殄，遭黜汗者半天下，皆欲洗心澡雪，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帝馳騎宥免。自是歸者日衆。遷河南少尹，累爲都統，王思禮、李國貞、行軍司馬進山南西道觀察使，以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晬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卽爲請得免，後爲龍門令，果著能績，時稱知人。歷大理太常二少卿，李輔國怒不附，已出更汾，號二州刺史，歷河南尹、江西觀察使，厲兵睦鄰，平賊帥陳莊、呂太一、武口昇等大曆二年入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兼領太學史，踵前尹黎幹請事，請勉治具不從，朝恩銜之，遂不復至，尋拜嶺南節度使。

遣部將李觀、刺史王勣討番禺賊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斬之。五嶺平，蕃舶大至，居已廉潔，國無暴賊，部人比之宋璟等，叩請立碑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沂國公。本以舊德，方重更歷滑亳，未平二鎮，凡八年，部內不威而治，山東諸帥方暴，恒尊憚之，復移汴，宋會李靈耀結田悅反，叛詔與李忠臣、馬燧合擊，大破之，悅走河北，靈耀奔韋城，親將杜如江擒之，厚獲褒賞。旣而忠臣專汴，勉復還宋，平明年，忠臣被逐，復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命討李希烈，進檢校左僕射，充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希烈圍哥舒曜，詔出兵犄角，乘虛襲許，希烈解去，復率衆寇汴，凶焰不可當，勉嬰守累月，值關輔擾亂，人心動搖，救援不至，潰圍出，保睢陽。興元元年，固讓都統，徵爲司徒，入京，素服待罪，優詔復任，內因懷愧，引過自艾，不敢有所與會。

將復起盧杞舉朝方駭帝以問勉衆謂杞姦邪顧朕不覺卿以爲何如對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正所以爲姦邪也時
避其言由此益見疏居凡二歲累辭罷爲太子太師薨年七十
二贈太傅諡貞簡爲人坦率淡素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爲宗臣
之表復多巧思精詩善琴妙知音律常自制琴號響泉韻磬高
位三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尤能禮賢下士終始盡
心幕府李巡張叅先卒每遇宴飲必虛位膳酌辭色悽惻論者
美之

冊曰勉爲文吏應變非長天厚荼毒蹶彼大梁幸帝薄誅
顯其懿良

盧杞字子良祖懷慎父奕清節著名杞以門蔭解褐清道率府
兵曹辟僕固懷恩朔方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入補鴻

臚丞遷殿中侍御史歷刑部員外全部郎中貌陋色藍如靛人
皆鬼視之然能口辨僞不恥惡衣糲食故人未悟其真反謂有
祖父風獨郭子儀識之遇百官問疾皆不屏姬侍聞杞至悉令
避去隱几而待杞去家人問故荅曰彼貌陋而心險若見必笑
後日得權卽吾族無類矣久之歷忠號二州刺史號有官豕大
貽民患德宗命徙之沙苑杞奏同州皆爲赤子不若食之帝謂
憂及他州可任以政命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用建中初召爲
御史中丞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得志之
後儉賊漸露妬賢忌能迎吠陰害小不附已必致之死一意怙
勢立威以固其權始譖逐楊炎又誣殺崔寧陷李揆入蕃顏真
卿使鹵初用嚴郢爲御史大夫自助旣又惡之誣判官蔡廷玉
離間朱泚兄弟令御史鄭詹案驗致死復奏恐泚致疑因殺詹

貶郢上委信同列張鎰思欲問之值隴右方用兵僞請自行帝
不可卽薦鎰出守鳳翔帝尤寵禮杜祐短毀百端訖至于貶李
洎奏事誤先白鎰沮罷其功天下苦其狙害隱毒無不痛腕然
以方得君無敢言者先時崔祐甫輔政頗用道德寬大以弘上
意政聲藹然及是專諷以剋剝刑名天下騷然度支奏河南北
連兵不息計月費一百餘萬貫而藏錢不支數月乃以趙贇判
度支其黨韋都賓等建言泉貨所聚在於富商今聽留萬貫爲
業此外有餘悉借給軍約罷兵後償以公錢救下京兆督責峻
急吏荷校束械搜人財貨意占不實肆行筆榜人不勝冤自殞
相繼京師囂楚如被劫盜計直纔及八十萬餘又儻櫃質舍居
貨貯粟一切四分借一僅至二百萬長安爲之罷市百姓邀訴
者千萬爲羣莫能論遣疾驅歸第不敢復出上知民愁苦得不

償怨詔令罷之贇由是術窮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爲一
間分三等上等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吏乘筆執籌入第計
之有告欺隱不盡各加賞罰除陌者凡公私貿易率一貫舊算
二十加爲五十主僧者入其算然後給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
算之有自相售驗其私籍隱者倍入之法旣行狙獪得操其權
率多姦欺公入十不及半天下以其倡謀名怨至涇師亂呼曰
不奪汝商戶儻質不稅汝間架除陌凡此皆杞爲之故無賢不
肖視以爲讎獨上心未悟又多謀議乖方靈武杜希全率鹽夏
士六千討賊帝議所從入杞請道漠谷渾城以彼多險且爲賊
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相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
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赴難破賊有
功堅請入朝杞畏其議已譎言懷光勳在社稷賊憚之破膽來

覲必留連宴賜賊得哀整殘餘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乘破
竹之勢使平京師帝然之詔使進屯便橋懷光忿怒千里勤王
爲姦臣沮問咫尺不獲一見天子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杞
等罪惡士議騰沸指目歸咎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遇赦量移
吉州長史帝眷尚不衰欲起爲饒州刺史當行制給事中袁高
不肯草改命舍人高固執不得下諫臣合詞言杞罪惡四海共
棄今復用之忠臣良士寒膺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乃換澧
州別駕遂死 子元輔字子望自少以清行聞登進士授校書
郎拜左拾遺遷左司員外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課最徵爲
吏部郎中遷給事中兵刑二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
鎮國軍節度等使復爲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生平簡潔貞方
綽繼門風歷踐清貫不以父之醜行自累人士美之

卅口清節萬年權倖一日嗟嗟子望光孝前秩世無奸貞
安顯此筆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
攻城不屈而死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旌父播有隱操登進士
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賜號玄靜先生
母元氏與載同族炎自幼風骨峻峙文藻雄蔚豪爽尚氣沂隴
之間號爲小楊山人始辟河西呂崇賁掌書記早負時望所爲
李楷洛碑文士稱誦代宗徵爲起居舍人辭祿就養父喪廬墓
號泣不廢聲產有紫芝巢有白雀孝著三代門樹六闕古希有
之終喪起爲司勳員外禮部郎中遷中書舍人知制誥載方輔
政擢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引以自近親重無比載敗貶道州司
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卽位崔祐甫薦召拜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舊制。左藏庫貯天下財賦。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上下相轄。舉無干欺。第五琦因豪將求取無節。不能自禁。乃悉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遂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縮。宦官持簿籍。蚕食其間。根柢連結。牢不可動。炎奏財賦邦國大本。生人血命。天下治亂重輕焉。繫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歸有司。度宮中一歲經費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帝從之。詔歲中裁取以入。太盈度支具數預聞。又請爲兩稅法。盡革開元以來戶部所上空文。除天寶中王珙所積弊法。不論至德後人戶凋耗。寄居浮戶。及一應無名科取。公私進奉。自今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

而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倖免。悉省租庸雜徭。惟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總以尚書度支。帝善之。詔書下曰。天下咸稱其便。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望爲賢相。益務矯飭志節。樂賢下士。以汲引爲已任。居數月。祐甫病告。喬琳罷免。炎獨當國。多變祐甫之政。減薄護。元陵功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思報。元載恩復。城原州。段秀實議。方興農事。不可急遽。炎怒。罷其節度。命邠寧李懷光督作。朱泚崔寧統兵翼之。持法嚴峻。涇軍恚曰。吾等屏國西陲。且十餘年。始自邠土農桑地。

著徙此榛莽手披足踐今得何罪投之塞外禪將劉文喜因衆怒復求秀實爲帥不許代以朱泚遂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子吐蕃求援時方旱羣臣請赦文喜帝不聽命泚與懷光率軍圍其城別將劉海賓斬首以獻二功終不就又以誣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表請晏罪謂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冤惋炎懼遣腹心分走諸道聲言宣慰實自辯解歸過于帝帝聞使中人往復還報不虛意銜之未發會盧杞入相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薄杞無學術且貌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滅之舊制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執不可杞益怒密啓胥吏有過請黜之炎謂當自治奈何相侵初炎赴召道過襄漢勸梁崇義入朝不從又使李舟馳說及是拒命議者以爲炎趣成之帝欲用淮西李希烈致討炎謂其背李忠臣設使平

賊不可復制帝業已許之以爲食言內益不平訪以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鑑嚴郢炎舉崔昭趙惠伯帝怪與杞議論不同罷爲左僕射由是恚忿夙昔伎害根于中者不能自止諷御史張著劾罷郢兼御史中丞拔流人源休爲京兆少尹令郢過休反與郢善復怒令使回紇御史劾惠伯前尹河南重價市炎舊第以爲官廨又炎子弘業賊賄敗露杞乃使郢併按當惠伯監臨自盜貶多出尉殺之復上飛語開元時蕭嵩營山江南地立私廟時傳有王氣而止炎復取之帝聞震怒令鞠訊貶崖州司馬未至賜死年五十五久之詔復官爵諡肅愍左丞孔戣駿之更曰平厲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度五世祖後亂國子祭酒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鑑陰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經事齊丘表爲

元帥府判官授大理評事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樅爲官人
齊令誦所構有司承風論死鎰將疏論白其母曰默則負官言
則必貶奈貽大人憂何母曰苟無累於道吾所安也執奏當免
遂得擬流果謫撫州司戶參軍轉晉陵令張鎬觀察江西辟爲
判官歷屯田祠部右司三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平居不安交
特與楊綰崔祐甫善大曆中出爲濠州刺史政尚清簡延經術
士講教生徒比去升明經者四十人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
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李靈耀反團闕鄉兵嚴守禦詔書褒美
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德宗卽位連拜江
西河中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爲吏部侍郎更汴滑節度使兼
御史大夫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學士修
國史時兩河川兵奏減堂食錢及百官廩俸三分之一以助用

度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
士鎰尚嫌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加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
聘佐時卒不至子儀壻太僕卿趙縱以細事爲奴告下獄鎰奏
貞觀時著令凡奴告主者斬頃長安令李濟萬年令霍晏因奴
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今子儀冢土
僅乾前罪兩壻縱復繼之陛下方責武臣討賊假令實犯法尚
宜錄勲念亡况事起於奴耶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奴坐杖死
盧杞忌其名重道直欲去無由謬言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將
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陛下必以臣容貌叢陋不
爲三軍所信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
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爲朕行乃拜鳳翔隴右節度使以代泚
鎰知爲杞陰中不得已受詔至鎮大修邊幅厲威嚴不爲將校

弘簡錄 卷之十九
三軍所悅頃之與吐蕃相尚結贊盟清水畢又各就西南隅佛
幄中焚香爲誓畢復昇壇獻酬而飲各用其物以將厚意歸鎮
未幾值泚反叛營將李楚琳乃泚舊屬得士心司馬齊映等度
必爲亂謀遣屯戍隴州楚琳稽故未行鎰因帝幸奉天心復惶
惑將罄家財自獻行在不爲備禦楚琳夜率其黨王汾李卓牛
僧伽等作亂軍中多爲指導映與齊抗獲免鎰及二子絕城走
未三十里皆爲候騎所執與屬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淑皆死
事聞贈太子太傅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縣人登進士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
幕府授大理評事遷右補闕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與神策
軍使王駕鶴姻親交往元載惡之出爲河南府兵曹參軍攝數
縣皆有能政陳少游表爲浙東淮南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攝

滁州刺史政尚清惠李靈曜阻兵所在盜起調閩州兵守備隨
以寧息人甚安之楊綰常袞薦爲都官員外郎遣往湖南宣撫
峒賊王國良臨行德宗召對別殿問政理之要播奏爲政之本
須求有道賢人乃可得理上云朕比下詔求賢又遣黜陟使廣
加搜訪可得理否荅言下詔舉薦唯得干進求名文士至於有
道賢人安肯隨牒求薦上以其言爲然謂姑去回當更議播因
奏奉詔平賊有不受命得隨便速發兵翦除之上曰卿言正
合朕意使回改兵部員外遷河中少尹建中二年徵爲給事中
舊例諸司甲庫任胥吏掌知頗爲欺弊播悉易以士人遂定爲
法至今稱當轉刑吏二部侍郎充奉迎皇太后副使杞見其柔
緩易制亟稱薦之除銀青光祿大夫未幾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兼集賢崇文二大學士修國史政事一決於杞但歛衽取容

而已素乏知人鑒有宗室李元平性疎誕好大言信爲知兵及門客陶公達張恣劉承誠皆務誇詡謂可立功奇之薦以有將相材元平由試大理評事特召見趨左補闕檢校吏部郎中李希烈叛擢爲汝州別駕兼知州事初至募工徒繕城郭希烈密遣勇士應募元平不覺僞將李克誠內外合勢縛之希烈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公達等始擯不用從幸奉天尚知政韋倫等泣於朝以天子播越如是可安居乎改授刑部尚書知刪定奏事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如十哲故事配享武成王廟播奏孔門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代不同義乖事舛况太公古稱賢將下乃稱亞聖於義不安事遂寢貞元四年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節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使蕃人悅之使還改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盡徹騎從闔門不繫外事咸以

清儉謹慎許之卒年七十九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元平受賊僞僕射事平以尚有謀慮得貸死流珍州赦歸劍中觀察皇甫政發其遺奸流死賀州

竇恣字時中四世祖誕外戚父審言聞喜尉參少孤依再從父竇覲學法令通吏事性矜嚴強直有決斷以蔭累萬年尉嘗代同舍夕直會失囚貶江夏尉時人義之遷奉先尉榜殺不孝曹芬兄弟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接江淮獄時相私婺州刺史鄧珽奏免盜賊八千緡以參持法卒輸人之遷監察御史按湖南直判官馬彞之枉彞本能吏發部令贓千萬令子因權幸誣奏遂得不坐彞後佐曹王臯以幹直聞參進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刑部郎中拜御史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與決天下大議多器之宰相怪其駁異爲所排卻卒無以傷自是遇

事益奮然多率情變法初定百官廩祿以嘗任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昇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其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豕生二首四足以爲豕禍不奏陳少游子請襲封駁以艱危易節不許論神策將孟華有戰功誣以謀反龍武將李建玉陷蕃拔歸告與敵通咸減其死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欲專大政每延英奏對他相皆出參必在後素知寡於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訶察擢杜亞東都留守裴諤河南尹李冀陝虢觀察使四方畏之交致饋遺淄青李納陰賂帝左右爭毀短之參愛族子申山京兆少尹轉給事中每除吏藉以詢訪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所至日爲喜鵲帝聞戒令斥去以掩物議否必爲累參以情訴臣無溫子申屬可保無他素與陸贄不平申舅嗣虢王則之爲金

吾將軍與吳通玄兄弟善遂共譖贄帝怒遂罷參相逐申道州司馬不浹旬貶參郴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絹五千湖南觀察李異以故怨發其事帝以參外交戎臣欲殺之贄奏太重乃貶驩州司馬逐其子景伯泉州女尼真如郴州没入貴產奴婢帝又欲殺申與竇榮賴贄固爭咸除名流嶺南復以宦侍謗之不巳竟賜參死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榮免死諸竇並逐覲歷藩府辟召至戶部侍郎終同州刺史淮南節度使吳通玄海州人舉神童補秘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參軍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以父道瓘爲道士授太子諸王經得侍德宗於東宮咸厚待之卽位踵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遷通微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誤述必令代筆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任見贄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而已乃恩舊進昵而

不禮頗懷媚恨。贊自恃勁正，屢短於帝，欲斥遠之。及通玄拜諫，議大夫又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懷怨望，申遂介參使相，結共謀危贊。則之飛謗，贊典貢受賄，帝知其誣，大怒逐之。則之昭州通玄，泉州皆司馬。通玄又以宗室女爲外婦，帝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通微懼禍，不敢行服。

冊曰：猜以忌滋，妬以嫉增。君臣同軌，亂是用興。嗟炎與參，式踵頽風。餘子碌碌，是爲建中。

柳渾字夷曠，本名載梁。僕射惔六世孫，後籍襄陽之宜城。父慶休，渤海丞。早卒。渾志學，棲貧天寶初，擢第。調單父尉。至德中，江西採訪皇甫侁表爲判官，棄去。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性喜放曠，不樂檢局。屢求外補，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闕。大曆初，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有僧失火歸罪，守奴獄，具白其

冤。觀察魏少游訊謝，由是知名。路嗣恭奏爲團練副使，俄拜袁州刺史。崔祐甫薦爲諫議大夫。兩浙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朱泚亂，匿終南山。賊聞其名，榜子搜索。渾羸服奔行，在改右散騎常侍。賊平，上爲更今名貞元。二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明年用韓滉薦，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諫帝親擇吏宰畿邑，謂陛下惟當擇宰臣，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作帶，誤毀一銖，私市玉足之。帝識不類，詔京兆論死。渾據律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工，得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貨，隋時舊第，助討吐蕃。渾奏討賊自有國計，若先朝名臣，世表節孝，豈容不肖子毀門闕，損風教哉。請示薄責，懲沮帝嘉納。時滉入朝，輒於省中榜吏至死。渾讓以省闈非刑人地，公奈何。

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耶。滉悔悟稍褻其威。會除白志貞。浙
 西觀察使。渾移疾不奉詔。付外施行。疾間乞骸。不許。嘗擬選官
 憫四方士千里辭家干祿。主辦小邑。豈慮不能是歲。無退異者。
 素能料事。未然先度。李元平必敗。果然。及吐蕃會盟。平涼渾奏
 盟詛之興。皆在末季。今盛朝反行於吐蕃。恐吐蕃人面獸心。難
 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俄得韓游瓌飛奏。帝大驚。
 夜半以表示渾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與張
 延賞同列。延賞怙權。矜已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
 慎其言。位可長久。渾令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遂為所擠。
 罷為右散騎常侍。素能警辯。好談謔。與人交意向豁。如然性儉。
 朴多質。直少威儀。不營產利。卒年七十五。有文集十卷。謚曰貞
 兄。識字方明。篤意文學。與蕭頴士元德秀劉迅齊名。而練理

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
 但沈思不逮於識。

崔造字元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僑居上元。友韓會。盧
 東美。張正則。相與劇談經濟之略。以王佐自許。時號四夔。浙西
 觀察李栖筠引為賓僚。遷左司員外郎。坐善劉晏。貶信州長史。
 轉建州刺史。聞朱泚亂。馳檄隣郡。同舉義兵。調發所部二千人。
 以待命德宗。聞而嘉之。收京徵拜吏部郎中。遷給事中。時遭兵
 亂。歲仍蝗旱。府無儲積。在職立事。敢言。帝以為能。貞元二年。不
 次登用。命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因從事江外。嫉錢穀
 諸使岡上之弊。首奏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刺史。選官部送
 京師。其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運使等。並令停罷。仍
 以度支鹽鐵還尚書省。照舊分六曹。各令宰臣任之。命齊映判

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禮二部造戶工三部未幾又以元
琇判諸道鹽鐵榷酒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并歲入米七十
萬貲兩浙淮南節度使韓滉杜亞運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
仍置巡院歲終宰相計最殿以聞時滉方有寵於帝持不可改
帝重違之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
帝復美其功令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議者謂所舉雖
據舊典未適時宜方朝廷用度窘乏不能權濟大事特厚元琇
罷使之後又首命之造懼託疾辭位罷為太子右庶子所請悉
罷無何以憂愧卒年五十一

韓滉字大冲休次子少貞介好學有美名及長與天下豪俊遊
以蔭補左威衛參軍出為同官主簿至德初郿景山節度青齊
表為判官授監察御史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表為通川郡

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擢殿中侍御史歷吏部員外郎中性
公介強直明於吏事蒞南曹久簿最詳緻無纖毫遺隱大曆中
遷給事中知兵部選魚朝恩所掌北軍為盜殺富平令韋當私
請免死滉執奏伏辜遷右丞復知吏部選六年改戶部侍郎判
度支檢制吏下凡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出納乾隱深文鈎剝痛
繩以法遇連歲豐稔故能儲積穀帛帑藏稍實然苛尅頗甚人
情咨怨至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京尹黎幹言狀滉稱不實渭南
令劉藻附滉亦言無害代宗命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又遣御
史朱敖覆實害田三萬餘頃帝怒貶藻南浦尉斥計豐州司戶
公議皆言滉弄權樹黨德宗徙太常卿又言其培尅出為晉州
刺史未幾轉刺蘇州充兩浙都團練觀察等使尋檢校禮部尚
書兼御史大夫鎮海軍節度使到鎮綏輯百姓均其租調境內

稱治會討朱泚淮汴震騷乃訓練士卒分戍河南獻縑十萬出兵三萬下詔嘉勞進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遣裨將王棲耀李長榮栢良器率勁卒萬人進討賊破走漕路無梗完靖東南其功居多時京師未平閉關梁申儆備禁牛馬出境自京中至玉山造樓船三千柁大閱舟師由海門至申浦乃還又築石頭五城修壁塢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備迎鑿用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增營壘鑄軍器教習兵卒臨金山與陳少游會調發糧帛以濟朝廷時甚賴之貞元元年就加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江淮轉運使封鄭國公人頗言其窺望賴李泌數辨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國入朝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令專督運務與右丞元琇不協誣以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貶琇雷州劉玄佐

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玄佐素憚滉修屬官禮結爲兄弟入拜其母勸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皆填宮掖玄佐泣悟仍遺錢二十萬爲辦裝綾二十萬犒軍及入朝復薦可任邊事時吐蕃凌弱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南詔分軍外戰在河隴兵不過五六萬請以十萬衆給三年費城涼鄯洮渭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玄佐請行會滉病卒亦止年六十五贈太傅諡忠肅滉雖世相性節儉不爲家人資產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所乘馬皆終櫪下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爲請堂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見卽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尤工琴書得張旭筆法盡與宗人幹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然常自晦不傳

於人著易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早識李晟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立大功晚節益苛慘所在雖令行禁止議者謂其寬濫相尋又多飾情希進人以是譏子羣官至考功員外郎終國子司業

齊映瀛州高陽人父圮太常少卿檢校工部郎中映登進士宏辭二科調河南參軍滑亳令狐彰辟掌書記因妻以女授監察御史彰疾與謀後事勸彰納節請代令三子歸京師彰從之後兵亂脫身東歸再辟河陽馬燧判官奏爲殿中侍御史建中初盧杞薦除刑部員外郎出爲鳳翔張鎰判官行軍司馬練達軍事兼有口辯入朝論奏合旨進兼御史中丞鎰本儒臣不曉兵事軍中畏部將李楚琳慄悍兇暴與同幕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能用奔赴奉天真拜中丞從幸梁州道險澁馬多驚駭映躬

親執轡不去帝懼傷之辭曰傷臣小事若犯清塵雖萬死何足償責上以愛已獎之拜爲給事中又見其白晳長大音吐高亮自山南還常令侍左右或前至州鎮城邑宣傳詔令益親信之轉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本官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謙和悅下不肯輒示可否政事多決於崔造無幾造病映當國政進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帝以吐蕃數寇人情搖動復議避狄映俯伏流涕奏戎狄不懲臣等之罪嘗聞大福不再願陛下熟計奈何輒欲行幸上爲感動時袁高方忤上旨映反奏爲左丞進御史大夫與張延賞微時素厚數畫時事不爲舉行又不從所親求官延賞怒劾映非宰相器明年正月貶爲夔州刺史轉衡州歷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始因罷不以罪復進用乃倍斂貢奉以中帝欲誕日獻金銀器餅高至八尺餘卒不得用卒年

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劉滋字公茂祖子玄父貺滋少通經學善持論以門蔭授太子正字歷漣水令楊綰薦為左補闕辭官養親河南尹李廙奏署功曹母喪服除轉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遷郎中拜給事中從幸奉天轉太常少卿掌定禮儀興元元年陞吏部侍郎時經寇盜蝗旱之後選人不能赴調命往洪州就典選事以便江嶺之人號稱舉職貞元二年遷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端重寡言廉謹畏慎獨持謙退無所啓奏踰年罷守本官歷吏刑二部尚書賜金紫刻苦嫉惡多所發擿選人有更代詐偽者畏嫉之後被臺劾奪階卒年六十六贈陝州大都督諡曰貞從兄贊彙子為人勤幹素不知書以蔭補鄆縣丞供儲精辦杜鴻漸悅之楊炎薦授侍御史為浙西觀察

判官擢歙州刺史韓滉表有異行加金紫再轉常州滉入相分所統為三道除贊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在州十餘年強猛立威官吏畏之厚歛殖貨務貢奉以希恩頗為人士所鄙

齊抗字遐舉祖澣官侍從別傳父翽早卒抗少遭亂奉母隱會稽讀書為文長於箴奏大曆中壽州張鎰辟為判官明閑吏事濟以文雅甚為所重從觀察江西節度鳳翔奏為監察御史籌畫多出於抗鎰被害奔赴奉天拜侍御史轉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為江淮宣慰判官元琇奏授倉部郎中條理江淮鹽務貞元初為水陸轉運副使督江淮漕運以給京師加諫議大夫坐累出為處州刺史轉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為給事中歷秘書監太常卿出為河南尹代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奏言故

事吏部選人試判訖別請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甚非
任人勿疑之道尚書侍郎皆大臣精選宜令自覆從之又罷禮
部掌貢其親故試於考功謂之別頭舉人又省諸州府別駕田
曹司田官及判司之雙曹者復省中書驅使官及諸胥吏尋修
國史以病請罷改授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謚曰
成素性隘刻寡遠智大略爲官必求至精末乃滋彰物論人罕
許之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初擢明經肅宗在彭原因上書得名
見拜秘書郎待詔翰林轉衛尉丞出爲汾州司馬崔圓節度淮
南表爲判官兼殿中侍御史還朝遷侍御史歷主客員外祠部
郎中大曆中從李涵送崇徽公主於回紇復署判官回紇恃功
倨見使者責問市馬歸賄不足涵懼未及對晉曰我非無馬而

與爾爲市馬一歲五至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念爾勞敕吏無
得問諸戎以是莫敢與角其爲爾賜不已多乎遜謝不敢有言
還遷祕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兼御
史中丞知臺事在職清勤謹慎尋出爲潼關防禦使兼御史大
夫朱泚反遁走行在改國子祭酒遣往恒州宣慰還至河中值
李懷光反說曰朱泚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已
位太尉縱得泚寵亦無以加彼尚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平公
能事彼有不能事君乎公敵泚有餘力若能襲取以清宮掖迎
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尚誰敢議之哉懷光喜且泣晉亦泣
復以語其將佐皆拜故懷光雖假蹇終不助泚還京遷左金吾
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方韓滉排右丞元琇勢振朝廷晉輒爲
誦其非罪人咸壯之拜太常卿貞元五年遷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時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故惟循謹奉詔無所駁異當五月朔朝會參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晉從容南面宣致詔詞進退詳雅金吾將軍沈房有碁喪公除不衣慄服入閣帝疑以問晉對曰準式朝官碁以下喪服絕縵不合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古冠冕之制對曰服冠冕必佩玉以在君前趨走或致顛仆近朝臣五品而上皆綾袍金玉帶取其致飾以奉上若服絕縵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自今入閣官毋趨走碁以下喪不得以慄服會羣臣各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參又欲進其姪申爲吏部侍郎畏帝惡其驕盈諷晉奏之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爲之耶晉具道其然帝因問參過失遂無敢隱數日罷參晉惶恐疏辭轉禮部尚書又改兵部爲東都留守會李萬榮卒拜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受命不召集兵馬

惟將幕府騶從上道汴將鄧惟恭本窺代鎮故不遣使迎以疑懼之既至鄭州人勸其且止以觀變晉不聽直造之及郊惟恭不意遽至始出迎謁既入委以軍政無所改更惟恭自覺情狀顯露鞅鞅不能平衆服晉有體莫測機謀未幾罷勇士早暮番休伏幕下者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縛送惟恭京師帝錄其繫李廼勞貸死長流汀州又恐晉儒悞拜陸長源爲司馬在鎮五年卒年七十六廢朝三日贈太傅諡曰恭惠晉性寬緩事多儉簡務因循以收衆心事方麤安卒未十日汴軍大亂人以是驚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擢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貲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

冊曰貞元之世悅美好利叛逆相仍其何能濟上下交征

民乃狼戾

弘簡錄卷之二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九

陸贄 子繁 姜公輔 劉從一 蕭復

趙憬 盧邁 崔損 趙宗儒 父暉

張延賞 子弘靖 孫文規等 元孫茂樞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父偁溧陽令贄早孤勤攻學業特立不羣弱冠登進士宏辭兩科調鄭縣尉辭歸省母過壽春刺史張鎰留與晤言大加稱賞臨行致贐堅辭拜受新茶一串復中書判拔萃主渭南縣簿天才富贍動千百言沛然有餘嘗說黜陟使吏何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

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時皆避其言

語載舊史

遷監察御史德宗在

東宮聞其名卽位名爲翰林學士贊賦性忠盡每感主恩思有以報會馬燧請濟師河北討賊李希烈復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贊言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据蔡許富全之地益以鄧襄鹵獲之實東寇則饑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以李勉文吏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烏合之衆以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今若還李元河陽以援東都使李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矣夫關中王業根本往古及今居重馭輕往時祿

山雖亂羣牧尚有馬州縣猶有糧以後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敵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成關外復請濟師陛下爲撤武庫兵竭內廐馬占將家子公私畜牧皆盡又告乏財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竊發何以備之幸聽臣計追還神策及將家子罷京師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名之令帝不聽後涇師變贊言皆效從狩奉天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奏報區畫日不暇給灑翰卽就若不經思逮成而奏皆周盡事情曲中機會旁吏承寫不及同列拱手嘆服帝嘗以行稱呼爲陸九而不名且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益親倚至解衣衣之同列咸不敢望雖宰相外主大政而贊居中叅裁可否號爲內相每言變起倉卒乃羣臣罪意指

盧杞帝護杞因曰卿不忍過朕故有是言然自古興衰有命今
之厄運恐不在人贊反覆陳其致寇之由語皆見奏議集中不能悉錄時逆
泚雖退猶未收京帝令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勸以數對羣
臣參日論事許言過失若有軍務見不以時帝曰朕豈不推誠
亦能聽納但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類非忠直至憸人賣弄威福
今茲正蹈推誠之敝又諫者不密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見其
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對豈云厭倦贊極諫不可因噎
廢食懼溺自沈所謂誠信致害臣竊非之民者至愚而神上之
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
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徇義輕撫不以情則輸忠薄上行
下效若影附形故惟至誠而後能責人今方鎮有不誠陛下興
師伐之臣有不信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違以陛下所有

贊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恐
非所以為悔也其言諫者引善自與歸過於上亦非其美夫聖
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
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眾不必非辭
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者之以實惟善所
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
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以實為虛
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重其事則存可棄之人
天下之心由是失矣若云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雖窮其辭
未能窮其理能服其口未能服其心若是者凡以九弊不去故
也所謂九弊上有六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
彊愎是也下有二三諂諛顧望畏懼是也惟好勝而耻過故甘佞

辭忌直言諛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銜明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復。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可遽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時賊尚未平。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大號。兼欲改元。贊諫。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機。陛下宜痛自貶損。不宜益美名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贊奏。人主重輕視德。何如不在稱謂。若以屯難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從之。但改興元年號。以赦令藁付贊。使商討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卽建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悔過不待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

延宜廣潤澤。宜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人得所欲。安有不服哉。又言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論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因得奏罷瓊林大盈二庫。頃之遣往李懷光議事。語纔及李晟。詔言吾無所藉。贊卽歸。美其雄使。不得翻覆。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進羣帥。為所沮抑。必反無疑。勸帝下詔。悉如其意。無辭歸。短於朝。晟與李建徽。陽惠元。並許屯東渭橋。託以晟兵寡。俾為犄角。帝猶豫。謂晟移屯已忤彼意。若又遣二將俱東。彼且為辭。不如少須之。未聞旬懷光果奪二軍。帝驚徙幸梁州。道中遇事必與謀議。論能獻瓜果者。與官時棧道危險。從官前後相失。帝夜次山館。名之不至。流涕使購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乃上謁。帝喜見顏色。太

子親王皆賀俄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帝惡李楚琳暴亂奪其位欲代以渾瑊數遣貢使不得召見贄諫業已詔許今顧望持兩端此乃天誘其衷我得通歸塗濟大業帝大悟名見其使優詔慰安之又欲加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功臣奏言官官具察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有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乃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心結勲臣憤亦止及京師平帝詔渾瑊訪奔亡內人欲使給裝赴行在贄諫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今先務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若內人當離潰之後多私將士何必挂意言皆陰失帝意乃不得爲相授中書舍人母韋氏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至京俄宅憂客居東都諸贈遺不受惟布衣交韋臯所致詔令受之復遷故鄉父柩

合寔洛陽服除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命權知兵部侍郎內職如故以論竇參贖貨爲所忌沮貞元七年罷學士正授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久爲邪黨所擠意在得位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爲己任事有不便多所條奏帝自貞元後懲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擯忠良天下怨疾至除用庶官悉已參詰宰相虛位贄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帝初許之俄又宣旨外議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復詔宰相自加選擇勿用諸司贄深明其不然以往者天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故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獨任聖聰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帝雖嘉其所陳前詔竟寢兵荒之後調選艱難吏緣爲姦請自今分內外員爲三每歲

計闕集人每旬與賈耽盧邁趙憬一人決判可否檢柅吏姦天下便之自以宰相鎮撫四裔欲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自河隴陷蕃每歲調河南江淮兵防西北邊士不素練兼統制不一虛應故事乃上陳其弊語不重錄又奏致其八利去其六失罷四方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一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一詔度支市牛繕器以給至者并口糧種子勸之播蒔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然後建文武大臣一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兵屬之一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兵屬之一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兵屬之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揀良吏爲刺史外奉軍典內課農桑詔雖優荅不用班宏卒薦李英判度支帝漫許之而自用

裴延齡贊言其僻戾躁安不可用上書苦諫帝不懌罷爲太子賓客復以吳通玄讒毀帝發怒欲加誅賴陽城等交章論辨貶爲忠州別駕後稍思之諭旨刺史薛延加慰勞韋臯數上表請代領劔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名還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生平權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狡猾向風懦夫爭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論思獻納興利除害吏事巨細酌量精絕則有奏草七卷其在相位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又有中書奏議七卷尤善感動人心痛自咎悔不吝改過凡詔書所下雖武人悍卒聞之無不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赦令至山東大小皆感泣思奮臣知賊不足平也故議者謂興元戡難之功贊蓋有助焉及輔政不自私顧譏陳時病可爲後法當時所

用纔十之一。或勸其規短太過。輒應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恤其他。貶所十年。闔戶自艾。人罕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卷。示鄉人云。子簡禮登進士。累辟使府。

冊曰。本仁祖義。止亂解紛。唐臣冠冕。三代華勳。光我簡冊。壯我人文。世鮮雍熙。有臣無君。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父承休。吳房令。泌七歲。知爲文。玄宗嘗召能言孔佛道者。答難禁中有負。俶者年九歲。詠辯。沐浴聞者。皆屈。帝異之。因問有類若者。以泌奏。令召之。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奕。欲試其能。語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隨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起賀得奇童。帝賞其精采。賜束帛。令還家。教善養。

視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內。以苦巖挺之勁。直悅蕭誠。軟美。泌率爾諫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因呼小友。及長。博學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以王佐自負。操尚不羈。耻隨常格。仕進遊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召見。令講老子待詔。翰林院仍供奉東宮。皇太子厚遇之。因賦詩譏。謂國忠祿山。權臣疾之。斥置。斬春郡。益深入山林。習隱自適。靈武踐祚。物色求訪。至彭原。謁見陳古。今天下成敗之幾。甚稱。旨延致卧內。欲授以官。固辭。願稱山人。入從議事。出陪輿輦。衆咸指曰。黃衣者聖人。白衣者山人。帝聞。固授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謀議。權踰宰相。會咸屬意。建寧王爲帥。泌密白廣平王家嗣。有君人量。帝從之。卽拜廣平行軍元帥。泌爲司馬。

語以曩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軍。可謂三代資卿道義矣。帝惡李林甫東宮時數構譖。欲掘冢焚骨。泌勸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且上皇春秋高。今又在南。聞陛下錄故怨。將不憚。萬一感疾。是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圖苟得。所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部下惟周摯高尚等數人爲之用。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不出二年。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亦疲。我方以逸待勞。率所徵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使。與光弼北並塞相倚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帝以西兵大集。欲速得長安。何暇千里先事范陽。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彊。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積西突騎。西北諸兵耳。今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熟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俾賊得休兵養徒。勢將復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奏迎上皇帝。請歸東宮。以遂子道。上皇初得奏。荅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來。東帝憂之。泌勸帝。人臣尚七十而傳。况可勞上皇。以天下事乎。乃具奏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時。上信崔圓李輔國。泌爲所嫉。畏禍。願隱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尚未娶妻。不食肉。賜以光福里第。彊食之。肉爲娶。故朔方留後李暉甥女。婚。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除爲秘書少監。充江西魏少游觀察判官。載誅。召

宰輔唐九

還常袞復忌盛言南方凋瘵藉以治之詔權御史中丞充澄朗
峽團練使俄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
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議者以旱蝗欲赦之泌破一桐葉附
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
赦帝與吐蕃約破朱泚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成功帝業已許欲
遂如約泌奏二鎮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且分吐蕃
勢使不得并兵東侵今一旦與之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
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初拜陝虢觀
察使始鑿山開道至三門以便餽漕錄功加禮部尚書三年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鄴縣侯奏復張延賞所減州縣官員帝
問今戶口減承平時三之二何爲復之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
事多承平十倍况所減官員扶老携幼隨牒之任流離困敝還

歸無所陛下欲省州縣則不可省官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
非常員也因問何爲冗員乃條奏州參軍無職事及至德以來
兼試額內官比正員多三之一中朝常侍賓客左右贊善可令
復舊諸王未出閣不除官屬所收俸料及公廨錢多於減員帝
悅故在任三年拾遺補闕唯用韓臯歸登後再用韋綬梁肅又
奏外州縣月奉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請取中外除陌及缺官
俸額外職田并刺史執刀司馬軍事等錢合三百萬貫別貯戶
部庫用五十萬隨官閑劇普增其奉餘二百五十萬以資國用
令中丞竇參專掌後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順宗在東宮
妃蕭氏坐母郃國公主蠱媚幽禁中帝怒有廢太子意而數稱
舒王賢泌諫曰陛下有一子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
事爭且陛下今奉十宅諸叔若何帝曰卿違朕意獨不顧家族

耶對曰臣衰老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悔曰我惟一子
泌不苦諫必不全臣子則臣祀絕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欲也卽
泣下沾襟因稱昔太宗詔凡太子藩王兩疑者皆廢之若太子
得罪請立皇孫千秋萬歲後陛下子孫尚有天下郅國特爲其
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因累太子乎帝寤太子始得安時防
秋方急藩鎮州縣懼國用不充匿不敢言遣元友直勾勘兩稅
錢帛請赦其罪但令革政自非於法應留悉輸京師明言逋賦
可徵者徵難徵者罷敢有淪沒者罪又奏自河隴陷沒安西北
庭諸凡使人在長安者悉仰度支然皆娶妻育子置有田宅宜
停廩給使願歸者假道廻紇不願者自陳授以職役請皆分隸
神策諸軍凡四千餘人歲省五十萬緡禁旅益壯又請募西京
戍卒耕亂後荒田以次漸復府兵上皆從之帝以時事稱異與

元李晟馬燧渾瑊各還實封又裁損方鎮私獻用頗缺之泌請
歲給宮中錢百萬凡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而
天下紓矣又嘗從容問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
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奸安致建中
禍耶其害楊炎罪不至死帝曰卿言誠有之但楊炎視朕如三
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
亂卿尚記桑道茂語乎乃命所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
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俄兼集賢殿崇文
館二大學士知院事監修國史以學士加大字乃中宗時張說
爲之固辭許之四年八月太史奏月蝕東壁大臣當有憂者明
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子繁少才警無行陽城爲泌
所引故重德泌而親信於繁及疏裴延齡奸惡密記誦以示明

日奏入。延齡先訴於帝。怒不爲省。士論薄之。委棄累年起爲太常博士。寶曆二年。敬宗誕日。命與丁公著、陸巨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擢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終隋、亳二州刺史。

冊曰：留侯多智，泌豈其儔。先事范陽，功故不酬。議命議儲，兩言實優。醇不如贄，縱橫者流。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有高才能，敏識登進士，制策異等，補校書郎。專右拾遺，上書母老，賴祿以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名爲翰林學士。德宗甚密之，每進見，敷奏詳雅，特承恩顧。朱滔間道以蠟書邀泚，共助田悅，馬燧獲之，名泚還京，初尚不知諫。以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殺之，無自養虎貽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北門出，亟前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拂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兇得之。帝倉

卒亦不及聽。旣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又諫曰：鎰雖信臣，然文墨吏所領，涇師皆泚部曲，并漁陽突騎，泚若偕立，軍且有變。非萬全策，廼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時諸道勤王兵將趨奉天帝，聞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乃詔距城一舍而止。公輔又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切爲陛下危之。帝善其言，悉納諸軍。泚兵果至，數事咸如所料。擢爲諫議大夫。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委之腹心。帝悼惜長女唐安公主，道薨，詔加厚葬，起塋塚。公輔諫曰：不久賊平，主必歸葬，今行道中，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曰：累斃爲塔費甚寡，約不必宰相。關預且對學士陸贄言：公輔惟欲指朕過失，贄曰：公輔官居諫議職，任輔臣，獻替納誨，乃其分內。帝曰：不然，朕本以其才不足任，相許令求解頤，屬多事，因循彼內知，且罷故賣直以售名。

爾再三救護不獲下遷太子左庶子母喪服闋復爲右庶子久而不遷因贊輔政數求陞任贊密謂曩竇相屢爲公擬官上輒不悅由是恐懼請罷去爲道士帝問其故乃隱贊言對以參語帝怒參以爲漏洩遣使齎詔責讓黜公輔泉州別駕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劉從一宰相祥道孫父儒之京兆少尹從一舉進士宏辭二科授秘書郎補渭南尉雅爲常袞所重薦授監察御史母憂服除盧杞又薦超遷侍御史避親除刑部員外郎建中末普王爲元帥討李希烈奏爲判官遷吏部郎中轉御史中丞從幸奉天拜刑部侍郎平章事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德宗遇之甚厚然無他才不能有所匡輔惟容身遠罪而已會上多猜忌常與同列蕭復李勉盧翰奏事畢同歸中書舍

人馬欽緒至揖從一耳語有吉朝來所奏與蕭復同進勿令翰勉知復以爲未喻聖心已而陳述尚爾且唐虞有兪曰之言朝廷事合與公卿同議若翰勉不可在位卽去之旣在位何故獨避之耶從一以聞帝遂罷復從一貞元初辭疾罷爲戶部尚書卒年四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

蕭復字履初祖嵩宰輔父衡駙馬至太僕卿復生戚里豪侈獨秉清操弊衣陋室力勤問學從名士夙儒游處兄華每嘆異日必與吾宗推主蔭爲宮門郎至太子僕廣德中歲饑處之自若大曆中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發廩被劾削停刺史久乃拜兵部侍郎建中末進戶部尚書扈狩奉天帝惡其庫隘欲移幸鳳翔復諫鳳翔乃逆泚舊戍之地當有同惡者駕遂止無何李楚琳果作亂拜吏部尚書

弘簡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別對奏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
盧杞楊炎穢賣聖聰皇猷隔奪以致今日雖當危急伏願陛下
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伊阿偷免臣不敢當頃之又面
責杞諂諛帝謂左右曰復慢我因令往江南安撫興元初又進
門下侍郎而陳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游名位甚高首臣希
烈至如鳳翔判官韋臯名位雖卑挺挺抗忠獨殺幽卒數百人
不應楚琳請以臯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許之未幾
又奏宦者監軍之權太重帝不悅因許辭疾罷政又坐弟升尚
主罪廢貶檢校左庶子廢居饒州卒年五十七爲人性孝友處
家雍睦砥礪名節與流俗不甚通狎及爲相臨事方嚴數拂帝
意故居位亟解坐族子累晏然屏退口未嘗言子湛孫寘曾孫
邁見後

冊曰堪嗟世主難信易疑效猶可憑忤不可移何事姜公
獨勤夢思

趙憬字退翁天水隴西人曾祖仁本祖誼歷右司郎中父道先
洪州錄事叅軍憬少好學志行修潔不求聞達寶應中以褐衣
上疏諫營泰建二陵用度汰侈西蕃入寇天下荐饑宜遵儉制
時議稱之後連爲州從事試江夏縣尉遷監察御史隨牒藩府
歷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母喪哀毀幾絕有芝生墓樹服除授
水部員外郎表爲湖南李丞觀察副使檢校工部郎中丞卒知
留後事尋授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賜金紫代歸京師閉門
不妄接人以李泌薦召對別殿素負問學措辭明辯敷奏稱旨
德宗悅拜給事中貞元四年關播送咸安公主下降迴紇命爲
右僕射充入蕃副使前後奉使多私賫繒絮便市馬匹回以規

利憬獨無染人嘆其廉使還遷尚書左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
歲終考功課殿最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
使劉滋多其知過更升上考竇參罷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
陸贄同列贄於裁決少所推讓歲間徙門下侍郎疑贄排已欲
專大政心頗不平數稱疾不預事由是有隙會侍郎杜黃裳爲
中貴讒詆中丞穆贄少尹韋武萬年令李宣長安令盧雲皆爲
裴延齡構陷約贄於上前共執退之及延英奏對贄極言其姦
帝變色不悅憬默然無言遂罷贄知政憬始當國精於理道常
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寬刑懇懇爲上言之又陳前世損益
并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謂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
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二議庶官謂古言拔十得五陛下
乃曰十得二三今宜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其才能

試以政事三議諸司闕官大凡京師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
今簡拔少而優容衆故要官闕多閑官員多宜補闕員務求梁
棟四議考課今內外庶僚課最尤者固擢以不次臣謂尤宜責
其年限若所居要重未當遷移就加爵秩其餘示以遲速之常
如課績在中年考如限亦與之平轉而歷試之即可無苟且之
心滯淹之慮矣五議遺滯陛下委宰相舉才不能徧知必訪之
庶僚又不徧知訪之衆人皆互有臧否十人譽之未信一人毀
之可疑必須兼聽並收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
府僚屬今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諸使辟署各務精求
能否已試引之於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荅輔政五年
以暴疾卒年六十一遺表上帝悼惜之廢朝三日贈太子太傅
謚曰貞憲爲人性清約位居台鼎門第僕從無異儒家祿奉先

建家廟不及產業鎮潭州時部列刺史令狐暉崔儆自矜朝列
法度稍踰以正彈治二人怨毀數彰其短及爲相不念舊惡擢
儆大理卿至右丞暉方貶衢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四子元亮至左司郎中知雜御史全亮侍御史桂州防禦判官
宣亮承亮皆門蔭授官

盧邁字子玄范陽人徙居河南爲人仁亮謹厚叔舅崔祐甫甚
親重之明經及第歷太子正字改藍田尉復試書判拔萃授河
南主簿以文行薦入爲集賢校理遷右補闕侍御史刑吏二部
員外郎時遭蝗旱族屬皆客江南懇求外補除滁州刺史名還
歷司門郎中右諫議大夫累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當考課自
謂授官日近未有政績不當居上考人多其讓遷尚書右丞嘗
議將作監元百當攝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日不受誓誠按禮

記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又唐禮散齋有
大功喪致齋有期親喪并齋中疾病卽還家不奉祭無忌日不
受誓誠之文惟許以忌日給假乃常令也今攝祭享特命也春
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亘以常令慢特命非所宜遂坐罰俸
貞元九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遷中書侍郎時大
政決在陸贄趙憬邁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近代宰臣多自
崇重五服皆不過從臨弔獨邁友愛恭儉振起薄俗從弟延爲
劔南西川判官卒柩過京師哭于城東路次叔下邳令休沐過
家與羣弟子姓終日奉侍無位貌之異時議多之所得奉賜賑
恤嫻舊之乏者俄病暴眩輿歸詔宰臣就問堅乞骸骨除太子
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無子以從子紀爲嗣

崔損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以下名位俱微損大歷末登進

士宏詞二科授校書郎爲咸陽尉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明年趙憬卒盧邁病告中書虛位累日素善裴延齡薦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趙宗儒同日知政並賜金紫比無聲望制下之日中外悵失性齷齪謹慎每延英論事不敢措一言踰年轉門下侍郎爲八陵修奉使時舊宮爲野火所焚命於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仍舊修葺其中牀蓐帷幄一事已上帝親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後以久疾賜絹二百匹爲醫藥費踐歷兩省清要無卓卓稱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耐姊爲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論薄之自建中已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損獨以柔佞遜愿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卒贈太子太傅謚曰

靖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軍曾祖德音貞觀中爲主客員外郎祖敬先殿中侍御史父暉字雲卿少嗜學善屬文天性孝友履尚清鯁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交善開元中擢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二丞採訪使韋陟表爲幕府轉陳留郭納支使授大理評事陷于祿山貶晉江尉久之召拜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比部員外舍膳二部郎中建中初轉秘書少監篤於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嘗哀江西觀察使韋儂妹坐其夫官近畿不供賊糧沒爲婢以錢贖還厚爲資給歸之位省郎衣食窶乏諸子至徒步人爲咨羨朱泚反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史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書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拜右拾遺翰林學士與父並命再遷司勳員外

弘簡錄 卷之二
郎貞元六年父憂服闋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殿最混淆至是黜陟詳當無所回憚黜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降左丞裴郁中丞盧佖於中中昇秘書少監鄭雲達孫昌裔於中上凡入是等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爲郎中累遷給事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紫居二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居六年杜門慎靜俄遷吏部侍郎德宗崩命爲哀冊文辭悲惋元和初累檢校禮戶吏三部尚書充東都留守轉荆南節度使皆兼御史大夫散冗戍二千人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八年轉山南西道入拜御史大夫復檢校右僕射爲河中尹十四年正授吏部尚書穆宗初立詔令尚書省代試先朝徵集制科舉人宗儒特奏設科本意當天子臨問若有司代試非國舊典恐須權罷從之俄守太常卿帝幼嗜聲色舊有師子樂備五方

之色非大朝會不作宦官領教坊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白宰相爲專在有司嫌其懦不任職罷爲太子少師更太子太保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及宋申錫被誣上召師保以下議刑時以年高宣令勿拜以司空致仕薨年八十七冊贈司徒謚曰昭自書生爲宰相三任節鎮八領選部位遇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冊曰中世考課識者當知三相致身立業隨之嗤彼取容

僥倖逢時

張延賞宰相嘉貞子自幼失怙旣長博涉經史達於政事苗晉卿器許以女妻之開元末特授左司禦府兵曹參軍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關內節度王思禮辟爲從事移守北都表爲太原少尹入遷刑部郎中代宗時元載以晉卿力

被用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轉御史中丞遷中書舍人大曆二年除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久當兵衝邑里榛墟乃勤身率下政尚簡約輕徭賦疏河渠修宮廟居五年流庸盡歸都闕完整詔書褒美以治行第一徵拜御史大夫會李少良發元載陰事治訊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不禁部民移徙反具舟以遣救吏爲修室廬已而歸者更增於舊江津瓜步丹楫會通舊屬江南奏請以江爲界改屬揚州行居便之母喪服除累檢校禮兵吏三部尚書荆南西川二鎮節度使建中四年西山兵馬使張勣入成都爲亂初奔漢州謀知勣亂不設備遣鹿頭戍將叱干遂捕斬之復其城三蜀自楊國忠討南蠻後繼以乘輿臨幸又更崔寧等豐難公私罄然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廡復實德宗幸奉天貢獻踵道俱億頌勞後在梁

州倚爲根本還京徵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先在成都奪李晟娼妓銜之表陳宿憾罷爲左僕射帝雅注意伺晟入朝令韓滉邀與平憾使薦復相延賞旣當國不忘故學不許晟子請婚揣度帝厭兵許吐蕃尚結贊和晟謂吐蕃不可信遂議罷晟兵代以給事中鄭雲逵帝言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以晟奉朝請薄其兼太尉中書令臨軒冊拜之禮功臣聞者爲之解體劉玄佐遣復河湟不肯行更用李抱真遂致吐蕃背約劫盟復建議併省州縣官吏收其廩糧以備戰士帝許之所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反于餘道路訾謗物議不平寢聞於上仍復畏懼於省員內擇有幹譽者權補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咸以爲言會有疾李泌一切奏復薨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生平更歷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

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
泌劉法委柳渾焉。子弘靖字元理少有令聞雅厚信直杜鴻
漸杜佑皆器許之以爲有輔相才初蔭爲河南參軍辟杜亞府
判官調藍田尉擢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獻二京賦
德宗嘉其文除禮部員外遷兵部郎中知制誥改中書舍人知
東都選事歷工戶二部郎中陝州觀察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
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首論吳元濟擅總留務請先遣
使弔贈待其不恭然後加兵詔可尋加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
以諫悉力淮西後治河朔與上意迕罷爲河東節度使至太原
思欲自効大閱兵實請身討王承宗不許旣而王師無功帝憶
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問道喻承宗令其款附加吏部尚
書檢校右僕射徙歸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長

慶初命代劉總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發禮
思明棺毀其墓衆心不悅故時將帥與士卒均寒暑行無障蓋
出無安輿及是席於富貴肩輿而行老幼頗駭復委成參佐韋
雍張宗厚一以簡默自處旬一決事賓客將吏罕聞其言二人
不通大體腹刻軍賜無所規拂雍欲鞭小將不伏更與繫治是
夕軍亂執雍等殺之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判官張澈
自遠至不知其情大罵亦被擊殺數日稍自悔詣館謝罪三請
不對遂推朱克融主留後事聞貶弘靖賓客分司再徙吉撫二
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家聚書畫多
侔秘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於一時德陽公主治第將
侵及家廟上表具述祖父之功德宗慰撫不令毀之然器量各
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弘靖窮於權君子惜之 四

子文規裴度引為右補闕度罷貶温令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出為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景初官止殿中侍御史嗣慶終河南少尹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加意史職每每召見審正是非號為稱職俄兼集賢院直學士史館修撰德裕再引為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為澧明二州刺史卒 孫茂樞字休府及第天佑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及博昌尉文規子彥遠博學有文乾符中至大理卿

冊曰膏梁紈綺寶符元理三相傳家鍾禍伊始寧俗無端
寧權無伎

弘簡錄卷之二十一

弘簡錄卷二十一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唐二之十

賈耽 鄭珣瑜 高郢 子定杜佑 父希聖子式方 從郇

韋執誼 杜黃裳 子載勝鄭綱 鄭餘慶 袁滋

李吉甫 李絳 子章 武元衡 子頌子方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

徙絳州正平尉署河東王思禮度支判官歷膳部員外禮部郎

中太原少尹副留守節度副使拜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

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

義反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山南東道授檢校左散騎

常侍時德宗在梁遣司馬樊澤奏事還令代耽名為工部尚書
 軍中皆不服大將張獻甫請殺之耽曰是何言朝廷有命即為
 帥矣急勅將吏謁澤已與獻甫促裝赴任軍中遂安俄為東都
 留守遷檢校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淄青兵數千自行營還道
 出滑州或謂李納雖削偽號陰蓄姦謀冀有以逞請館于外耽
 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命館城中宴廡下士皆心服以素善騎
 射優詔許獵近郊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畏其恩
 威不敢謀貞元九年徵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
 國公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知政事憲王叔文等有干屢
 移疾乞骸不許薨于位年七十六廢朝四日冊贈太傅諡曰元
 靖生平嗜觀書老而益勤尤悉地里凡見四方人及使外裔者
 與之詢索風俗土宇區產山川夷阻必究知之方吐蕃盜有隴

西國家移守內地昔時鎮戍州縣遠近不可復知乃繪隴右山
 南九州并黃河所經為圖併上洮湟其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
 山險水原別錄六卷河西戎錄四卷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
 幅隕廣三丈縱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
 纂述四十卷其中國本之禹貢外纂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
 羣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覽而善之賜予加等或
 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
 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採訪廢置并降備焉至陰陽雜數
 罔不通曉兼以器局恢廣不喜賦石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
 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
 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慍世謂淳德長者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與餘慶綱畋共一宗系珣瑜少孤

遇亂退耕陸渾山養母自給不干仕進大曆中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復中拔萃改萬年尉素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人亦不敢干以私擢左補闕出爲涇原節度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母喪服除改吏部貞元初遷吏部侍郎拜河南先令踰年轉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拜河南尹未到遇上誕節故事當獻馬納費官吏來白不聽既至清淨惠下賤歛貴發務以便民會上餽餉給韓全義伐蔡密儲之陽翟百姓不知僦運之勞凡迎送救使皆有常處吏密識進退不差數步時武士統戎多恃以求取凡別檄非詔約者輒排壁不酬有諫者荅曰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民沴也議者以此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俄召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嘗顯詰京兆尹李實剝下進奉其入有數留府緝帛餘者應納度支今

世何色具以實對依違而免順宗立與韋執誼同在政門故事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王叔文方用事來見執誼此吏入白卽起就閣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餐以待頃之吏白三公同飯矣珣瑜喟然嘆曰尚可復居此乎起歸問家七日不出罷爲吏部尚書數月病卒年六十八贈左僕射諡文獻

高郢字公楚由渤海徙家衛州九歲通春秋工文著語默賦當時稱之十五父伯祥爲好時尉抵祿山禁將加極刑郢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應初及第未受官諫營章敬寺上書代宗古之明王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重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恒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若陛下今日營作臣竊惑之以爲功則天覆

弘簡錄 卷二
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
有待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
方務厥德固有天災不在勞人間者昆吾孔熾百姓慄慄無日
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祖宗艱難之業
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關矧今太倉
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酷之敝縱未能出禁財以起傷殘幸
乘創當稍息勞敝以噢休之奈何反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
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
無寺猶可無人謂何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
人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未聞崇樹梵宮彫琢金玉以爲者
胡不戢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顧乃勞人而
踵梁武遺風乎不納復應制舉茂才異行歷華陰咸陽二尉辟

朔方掌書記以救判官張曩抵死忤郭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
懷光引爲邠寧判官會萌反意將還河中勸以不如西迎乘輿
不聽旣又悉兵欲鼓而西恐渾瑊孤軍爲懷光所乘與李鄜誓
死止之懷光子堆來候因諭以逆順言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
豫自天寶來稱兵者今尚誰在若恃衆而動自絕于天安知三
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堆大懼流汗不能語時因事亟鄆與
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逃歸事洩立殺二將引鄆諸將抗
誅無隱觀者泣下合慙而止孔巢父遇害撫屍痛哭事定李晟
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未幾召拜主客員外遷刑部郎中改中
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疾甚朋比更相舉薦徇名亡實一意謝絕
請謁雖同列無敢進言掌貢三歲特甄幽隱抑浮華流俗爲衰
遷太常卿貞元末進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順

宗立罷爲刑部尚書明年出鎮華州政尚仁靜良原戍軍自駱
元光沒後還入神策猶冒支歲餉悉奏罷之元和初改御史大
夫至兵部尚書乞骸授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
諡曰貞生平性剛正恭慎不妄交人居官廉潔奉法不治產業
有勸營者不答子定自幼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奈
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社不用
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及長通王氏易嘗爲圖合八出以
應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
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行敏歷荆益二長史封南陽郡
公祖慤右司員外郎詳正學士父希望開元中爲安陵令都督
宋慶禮表其異政俄使突騎施爲交河公主和親判官信安王

漪復表著靈州別駕擢代州都督屬吐蕃攻勃律乞師轉鄯州
都督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首千級進拔新城就加鴻臚卿時
置鎮西軍令引兵部分塞下吐蕃懼遣書求和又悉衆爭壇泉
與戰數十俘其大會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初至府庫虛寡
居數歲芻粟金帛盈溢因宦者牛仙童行邊不能結其驩還請
下遷恒州刺史卒贈右僕射爲人重然諾慎交游愛重文學所
引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轉劍縣丞過潤州
刺史韋元甫待以故人子不加禮遇有疑獄不能決試以訊佑
輒爲辦處得其契要由是奇之署爲司法參軍徙浙西淮南皆
表從事深所委信累主客員外主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轉撫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容管經畧使楊炎徵爲水陸轉運使改度
支建中兵興賦絀建議省官曰臣聞古者咎繇作士今刑部大

理有二。重作共工。今工部將作有三。契作司徒。今戶部度支有
二。伯夷爲秩宗。今禮部禮儀有三。伯益爲虞官。今虞部都水有
二。伯冏爲太僕。今太僕駕部尚輦閑廐有四。古天子六軍。漢前
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舊將軍六十員。不廢。新
資日加。且漢置別駕。猶今觀察副使也。參軍。猶今節度判官也。
官名職務相等。特多其名爾。又循神龍中員外置三千人。今不
革去。當開元天寶四方無虞。帑藏豐溢。編戶九百餘萬。雖有浮
費。不足爲憂。今黎民凋瘵。昨詔使者按比天下戶。纔得三百萬。
比天寶三分之一。出賦者寡。食者數倍。安可不革。議者動徇常
情。以天下尚多。跋扈官吏。被罷皆往。託焉然求之。建武時公孫
述。隗囂未滅。廢縣四百。孝十著一。魏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
鼎立。分遣使者省吏員。併郡縣。隋開皇時。陳尚割據。廢郡五百。

猶且不慮。失人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遇士人如奴。固無范
睢孽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
軍。司馬州縣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所在。以聞。不如狀舉者
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又如魏置柱國。貴寵第一。開府儀
同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
何必因循。憚改作耶。議人不省。虛祀當國。出爲蘇州刺史。母在
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上在興元。制書遺脫。五管自
此。五管不屬嶺南。至則開大衢。疏祈廛。閉以息火災。朱崖黎氏
三世保險。不賓。悉討平之。貞元三年。召拜尚書右丞。復出爲陝
州觀察使。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長史。母喪起。復改刑部。加檢
校右僕射。會徐州軍亂。詔兼徐州節度使。具舟艦。遣將孟準往
擊。不克。引還。因固境。不敢進。命授張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

以隸淮南乃決雷陂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列營整飭
士馬四鄰畏之素寬假僚佐依阿無制判官南宮僎李亞鄭元
均爭權亂政帝爲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
兼度支鹽鐵使以宰相不親事副使王叔文專權叔文喪母始
按決斥郎中陳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爲助不應
謀遂之未決而敗更薦李巽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讓度
支鹽鐵於巽盡罷署吏權攝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
還少府職務節修公議多之元和元年冊拜司徒封岐國公食
邑三千戶遇党項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疏奏聖王之治
惟欲綏靜生人至于外方止存聲教不務疲內以事外故蕭望
之宋璟不許馮奉世郝靈佺奇功聞者邊將侵刻諸蕃善馬子

女欽求繇役遂致叛亡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絕誅求示誠
信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
取勞費哉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哲士識微
知著之畧也帝嘉納之歲餘乞罷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
章政事每進見尊禮之官而不名又數年固乞方許授光祿大
夫守太保致仕仍朝朔望錫予備厚薨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諡
安簡爲人敦厚平易與物無忤外示寬和持身有術人以方漢
之胡廣復精吏治政事弘敞不尚峻察掌計治民物便而濟馭
戎應變卽非所長性尤嗜學該涉古今勤而無倦雖位將相手
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分猶讀書始劉秩於開元初採
經史百家言侔周禮六官所職爲政典三十五卷房瑄稱其才
過劉向佑以爲條目未盡因廣其闕參益開元新禮爲書二百

卷號曰通典。上優詔嘉美，命藏書府世儒服其約而詳審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迄今傳之所居樊川亭，觀森列卉木幽邃，每與公卿宴集，廣陳妓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晚年夫人梁氏亡，以妾李氏代正封密國夫人。時論非之，長子師損嗣封終司農少卿。次式方字考元，蔭授揚州參軍，轉晉陵尉，辟浙西王緯從事。由太子通事舍人改太常寺簿，明練鍾律，有所考定。高郢稱之，避嫌出爲昭應令。父憂服闋，遷司農少卿，賜金紫。進太僕卿，至御史中丞，終桂管觀察使。贈禮部尚書。子棕，愔次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徙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有痼疾，式方躬營藥膳，及死號泣終期，殆不勝情。世稱其雍睦云。

冊曰中庸之臣類之英特，彼相莫知苟安，循默珣瑜高卧。

郢佑太息何爲吐哺無乃伴食

年執誼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美才登進士制策二科拜右拾遺入翰林爲學士纔二十餘便敏側媚得幸于上相與歌詩唱和出入禁中略備顧問德宗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命爲贊太子酬以縑帛詔往東宮恭謝因問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得與交善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爲吏部郎中數召入預聞政事時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名見與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蔭常仲儒呂洞等同論執誼與叔文鈞黨執誼知之反奏成季等朋聚比有所窺覷必深德宗令金吾伺察得其以酒食相過微狀悉逐出之當時莫測其由順宗初叔文欲專國政引用執誼自朝議郎騎都尉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金紫乃與王伾居中竊

命令執誼作詔文奉行於外交相黨與迷奪朝權既因之得位復懼迫於公議輒欲矛盾以掩其迹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文暫相可否正欲共成國事不敢負約叔文數爲所梗不勝詬怒遂成仇怨自知形勢已失雖尚在位禍且必及每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心悸驚動以後叔文母喪益不用其語叔文謀起復誅不附已者執誼聞之恟惕及憲宗內禪徒黨並逐尚以杜黃裳壻遲之數月貶崖州司戶自卑官未顯忌諱嶺南不欲人言州縣之名及爲郎與同舍詣職方觀圖輒閉目不視拜相日所坐堂北壁適有崖州圖以爲不祥惡之及是果往遂卒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世居韋曲號城南杜氏登進士第辭二科杜鴻漸深所器重郭子儀辟爲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上留務部將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僞作詔書欲誅大將

溫儒雅等黃裳立辯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伏罪因矯子儀令黜諸將驕狠難制者軍中賴以不亂入爲侍御史裴延齡惡之十年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順宗立遷太常卿惡王叔文用事未嘗一造其門執誼方用事勸令幸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纔得一官便可開口議事勃然怒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卽拂衣而出及太子總軍國事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奏罷韓全義檢校無功憲宗欲討劉闢議者多言劔南險固不宜生事堅意獨請討除無貽外息上從之首矣能造監軍矯革宿弊進退號令諸將自制獨委高崇文自經營戰伐以至成功皆已自中指受無不懸合切於機宜崇文素憚劉潼使人謂曰若不奮命當以潼代由是崇文奮力率步騎由斜谷路進李元奕由駱谷路但會于梓潼擒闢以獻帝嘗

語及方鎮除授奏以德宗自艱難之後綱紀不立每帥守物故先命中使偵伺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求進用帝但隨其稱羨而命之以是因循怠玩罕有特出上命者陛下宜熟懲此弊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天下何憂不治上然其言又問前古帝王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於爲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未嘗勞神疲體而萬世稱之秦始皇程石決事見嗤後代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食唐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委任而責其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帝嘉納之自此平夏翦齊滅蔡收復兩河還宰相機柄紀綱張設赫然號稱中興皆其所啓生平綽有經畫達于權變然檢身律物鮮貞白之譽除吏不其別流品交通饋謝以是居鼎職不

久水盡其才時論惜之元和二年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一贈司徒諡宣獻子載蔭爲太子僕長慶中遷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 次勝字斌卿登進士至刑部員外郎宣宗召對具道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嘆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至檢校禮部尚書天平軍節度使子廷堅亦進士擢第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父羨池州刺史綱幼好學有奇志善屬文所交天下名士張叅蔣又楊綰常袞擢進士宏辭兩舉高第授校書郎爲鄆縣尉張延賞奏掌劔南書記入除補闕轉起居郎兼史職無幾爲翰林學士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自興元還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階制用白麻又以監軍爲左右神策中尉竇文場特功陰謀宰相進擬如統軍綱當制奏

言舊制封建及拜相用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
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遂著爲令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
人止內侍諸衛將軍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踰舊制朕今用爾
非謂已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
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明日見綱論以宰相不能拒中人得
卿言乃悟在內職十三年小心謙抑上遇之頗厚及順宗立王
叔文牛美人內外用事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名綱與衛次公
草立太子詔上病不得語綱不待請輒跪白曰立嫡以長尊
之乃定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卽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轉
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與李吉甫不協會盧從史陰與王承
宗連和有詔使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吉甫密語綱
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問權何處置絳對曰誠如

是罪當族然聞者誰也帝曰吉甫絳曰綱任宰相守正識名節
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外臣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
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居位四年遇帝方勵精默默無所建明
罷爲太子賓客久之拜檢校禮部尚書嶺南節度使有廉名改
工部尚書太常卿歷同州刺史東都留守河中節度使入爲御
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太和中年老詔加太子太傅
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生平守道敦篤耽玩墳典與
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遊出入中外踰四十年恬澹寡
欲不爲烜赫事世以耆德推之子祇德孫顯

冊曰永貞不君一狐嘯野羣鼠夜騰理難竟捨補天浴日
功首始謀徵辭伐叛迺第二籌綱與黃裳錄所最優

鄭餘慶字居業祖長裕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從祖少微中書

舍人刑部侍郎咸有時名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
餘慶少勤學通究六經深旨善屬文登進士辟嚴震山南從事
累殿中侍御史丁父憂貞元初入爲左司員外庫部郎中八年
遷翰林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當時翕然稱重十四年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坐善度支使于頔貶郴州司馬順宗徵
拜尚書左丞憲宗立復其相位方入中書與同僚議事上書滑
渙指陳是非怒其僭傲叱之後果賊汙坐死帝聞益加禮重奏
詞多傅古義議楊惠琳阻命用兵有介馬萬蹄之語有司多不
曉論者以爲不適時宜罷爲太子賓客改國子祭酒尋拜河南
尹元和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拜吏部尚書凡
再爲相罷免非有大過益勵清儉爲時所稱遇得失言成準的
嘗奏旌門立戟朝廷大典近代有司只據勲官不行詳覆若京

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盧坦俱不應立各坐罰俸詔懷惠略太
子哀冊情辭甚工又執論醫工崔懷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
不當無故開微俸之路時權多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
事先時多故太常肄樂詔禁大鼓復奏用之九年出爲山南西
道節度使代還除太子少師十三年特以耆德拜尚書左僕射
時屢經恩授不復計考使府賓佐借賜命服被紫垂金不以爲
貴帝惡其太濫詔令立制條奏又患朝廷儀制不倫藉其諳練
朝章命爲詳定禮儀使委以參酌施行乃奏韓愈李程爲副使
崔郾陳珮楊嗣復庾敬休爲判官吉凶五禮咸有損益尋轉鳳
翔尹充隴右節度使一歲戎事可觀十四年進檢校司空封榮
陽郡公食邑二千戶兼判國子事太學荒毀日久欲振起儒教
奏率文官俸給修之穆宗初以師傅舊恩進位司徒卒年七十

五贈太保諡曰貞生平名行完潔不失儒者之道後生謁見幸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歷事四朝垂五十年祿賜分給親黨奉身理家極爲儉薄帝知其貧遇授方鎮必誠使者不得妄有需索沒後喪事不辦令所司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用示哀榮有文集五十卷弟膺甫至主客員外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自少彊學博記依外兄元結讀書通解與義結甚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于朝試校書郎累辟荆南張伯儀武昌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有誣屬邑官盜金下獄白直其冤中丞韋伯甫聞之表爲侍御史守法持平權勢不敢請人威憚之遷工部員外郎韋臯始招降南詔異牟尋德宗使持節循撫擺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踰年還著雲南征行記

五卷奏上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華州刺史政尚清簡以慈惠爲本流民至者分地受田而居所在名爲義合小有過犯不爲威克擒盜輒以物償故民愛向名爲左金吾衛大將軍臨行者老遮道不得去代者楊於陵論曰吾不敢易袁公之政人皆流涕羅拜久乃得去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闢反詔爲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授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充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時兄峰在蜀爲闢所劫畏不得全賊又方熾久不敢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用武之地東有淄青北有魏博滋嚴守備推誠示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皆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歷遷戶兵二部尚書山南東道并荆南二節度使吳元濟反言其兵勁卒悍與下同欲討非朝夕可下宜廣方畧示恩

信務以離潰其心自表入朝欲求罷兵俄而宿兵三年調發益
細及高霞寓敗帝思其言授以彰義節度使寄治唐州恐其儒
書不闕戎務復轉隨州陽夏為唐州刺史充行營兵馬使使將
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為修治禁芻牧諸袁多署右
職廩給之滋至與蔡人通好去斥候示恩信賊圍新興卑辭講
解賊亦易滋不為備坐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
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為人性寬易凡與接者自謂
皆可見肺肝居處儉陋薄衣食家人未嘗見其喜慍工於篆隸
有古遺法雖病遺令處後事皆有條理嘗讀劉惔悲甘陵賦褒
善斥惡及春秋大指然以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子都右拾遺
郊翰林學士

冊曰憲宗初政急於懲奸如滋幸免後世所難

李吉甫字弘憲幼聰悟好學能屬文以父本筠蔭補左司禦率
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博洽多聞明練典故當昭德
皇后崩卹禮廢缺命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遇之陸
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貶忠州時宰因欲加害改吉甫刺
本州既至罷怨結權人益重其量移刺柳州值連喪四牧人疑
公著不居至卽芟除視事卒以無患又改饒州誅破姦盜窟穴
治聲流聞憲宗徵拜考功郎中知制誥俄除翰林學士遷中書
舍人力贊討劉闢帝意方決浙西李錡厚賂貴幸請兼領鹽鐵
并求宣歙吉甫奏言昔草阜蓄財多故闢因以構亂錡不臣有
斯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易以李異高
崇文聞鹿頭木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園以攻渝合
吉甫以為非策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

季運蕭紀凡五攻蜀山江道者四宜起宣洪斬鄂彊弩直擣三
峽不惟賊勢中分首尾不救且崇文聞之懼其成功人有鬪志
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節度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
力請授崇文西川礪東川使兩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平關其謀
居多吐蕃遣使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可許盟自異
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
使又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謀曰邊境荒咀犬牙相吞吏
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欲以數番紙圖千里遠塞有得地之名
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謝贊普不納朝議欲選張愔濠
泗二州又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
失形勢今愔乃軍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眾若使得淮渦
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亦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先

時宰相議或不同必使渙請或有詔不至中書即召渙於延英
承旨迎意附會至有宰相不及知者四方賂遺交至弟沐竊官
刺史吉甫劾之簿家資得數千萬貶死雷州帝愈倚信自是軍
國大事悉以寶書易墨詔元和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究
知閭里疾苦請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歛命有司舉堪縣令
者出郎官十餘人為刺史建議方鎮大為民患自今屬郡刺史
得自為政不許私謁本道以杜交通選任猥冒簿記其員人得
敘進官無留才詔討李錡起徐州兵為先鋒與汴州韓弘犄角
綺衆聞之果斬首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復徙趙國公為相歲餘
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墩其位結黨傾之中丞竇羣本
其所薦因奏羣上謂為侍御史出濫知雜事吉甫惡不先白久
持不下皆銜之諫以交通術士訊問無狀羣等坐貶因薦裴均

自代懇乞罷政拜檢校兵部尚書出鎮揚州帝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每遇朝廷大政密疏利害得失以聞值江淮旱分遣賑貸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建平津堰護漕渠以時蓄洩六年裴珣病免復以前官名還秉政入對延英五刻始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建言國初置郡不過六十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化理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舊時官制一品職田祿米不過千石俸三千緡大曆時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宰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一切商定併收都畿佛祠田磧租入以寬貧民詔從之永昌公主薨有司請如德宗義

陽故事起祠堂帝命減半吉甫奏謂禮典無文非禮之舉人主所慎昔漢章帝欲起祠堂於明光二陵東平王蒼尚謂不可臣竊以爲量置墓戶二十以充守奉帝悟曰吾固疑其冗果然無據朕不欲破編民當擇官戶委之吉甫拜謝因言自今事有不妥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又奏十宅諸王不出閤諸女嫁不及時選尚皆中人受賄方遣詔皆封縣主配以門閤田季安疾請任薛平代之因圖上河北險要帝張於浴堂門壁日按之毋議河北事必指曰信如卿言劉蕡軍屯普潤數暴掠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傳言入寇奏以爲不足虞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卡一區以通緩急既而果妄又奏復開元中所置宥州宥者取寬宥爲名居中以制戎鹵自至德寶應間廢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

鹵數擾之詔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置宥州
延恩縣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實之又以江淮甲三十萬
給太原澤潞軍增馬千匹北邊一帶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
欲取淮西吳少陽命悉意經度時田弘正已歸魏博為內鎮河
陽不須重兵屯戍而汝州當蔡西面兵寡不足奏移河陽兵屯
汝州唐州又蔡喉衿請拔田進誠為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
帝皆從之及元濟擅立吉甫請自往招撫指授羣帥不許無何
暴疾薨年五十七帝震悼加恤臨葬日祭以少牢贈司空諡
敬憲改恭懿性本畏慎奉法不恃害傾大體雖所不悅恒優容
之厚於奉養服食珍美而不殖財產所居安邑里第無他裝飾
經綜政事衆職咸治薦引士大夫愛善無遺哀忠臣後以忠義
烈同列武元衡出鎮屢請還之帝怒左拾遺楊歸厚輕肆欲遠

斥引為在已過用帝意釋祇除國子主簿及再入相稍修怨怒
罷李藩謫裴垍不用李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
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所著有元和國計簿元和
鄂國圖百司舉要兩漢魏晉周隋六代故事略長子德修亦有
志操寶曆中為膳部員外郎出為舒湖楚三州刺史卒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襄
州錄事參軍絳舉進士宏辭二科授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
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召充翰林學士歷主客司勳員外
郎中知制誥素偉儀觀孜孜以匡諫為已任名冠一時上言聖
恩誅李錡不以討叛蘇息一方其財乃誅求刻剝六州之人所
積若因而取之恐非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之意伏望並賜本道
代貧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謠詠聖德憲宗嘉納

突承璫請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命撰碑文絳言陛下布惟
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羣生化被今忽自立碑示天下
不廣夫大人與天地合德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美有分
限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立碑罽嶧揚
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萬代譏笑陛下嗣高祖太宗之
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違從諫如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
武並駕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乎詔用百牛倒其石帝
常稱太玄二宗道德風烈欲庶幾其盛行何而至此絳奏陛下
誠能正身勵行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
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
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官師公
吏治輯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

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卽詔絳
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授次君臣成敗五十種列爲連
屏張于便坐出入閱視每顧左右作意勸誡又見浴室殿帝問
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出其尤者若何絳對此
言非出陛下意必憚人榮誤所致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人
臣進言豈云易哉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
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上達者纔十之一二耳傾身無利以干
不測之禍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
非社稷利也帝曰朕初不知諫官之難賴卿言乃知先是當草
此突承璫討王承宗制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堅不肯草帝不
能奪及還欲加開府儀同又奏承璫喪師無功當抵罪反崇以
秩後有立功將何處之又論止樞密使劉光琦以故事遣中人

持詔哀諸道饋餉令付急遞免其需索襄陽裴均違詔獻銀器數百具請歸有司示天下信前後申論朝臣鄭綱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爲姦人排陷皆獲寬宥自知言切必斥悉取所上疏藁焚之未幾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若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苟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爲動容許以疾風勁草人之所難遷司勳郎中轉中書舍人賜金紫特揀良芻與之異時顧託南面一當如此絳頓首謝承璀以爲重胤獲盧從史牒署昭義留後絳奏澤潞據山東要害今孽豎就擒方收威柄遠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兩河諸鎮必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用孟元陽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聞者始服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請亟授以官且遣使詔其麾下皆聽節度乃拜河中節度使會

任道簡以帑府賈渴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絳請斥禁帑以濟事機又言吳少誠病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然蔡鎮不可並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江淮早以赦令所貸未廣請大出宮人蠲恤流亡嚴禁鬻子帝皆順納素以嚴憚罷省游畋一日上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憚如此再後閱月不賜對絳奏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願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怪前世任賢致治今何無賢可任對曰自古無有借才異代惟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不以己能蓋覆折節下之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如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在循其名而驗以事所得十七若任官廉辦措事不阿無希聲依違之態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賢則當任

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
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用賢豈容易
哉帝曰卿言得之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問故事
皆有獻卿何獨無荅曰凡方鎮有土地人民或畜用度以爲羨
餘戶部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靡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
西庫進官物結私恩臣不爲也帝瞿然悟每有詢訪隨事補益
多協事機故所言無不聽將大用之以承唯陰有毀短先出爲
淮南監軍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高邑縣男田懷諫父死
請襲帝謀於絳勸上蓄威以俟兩河恒懼部將以兵圖已故委
任皆均其力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
懷諫方乳臭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同任者將起而生患俄
而田典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李吉甫復請命中人宣慰曰

制其變徐議所宜絳謂不如推誠撫納卽假旄節他日使者持
三軍表來請則制在彼不在此帝重違吉甫詔張忠順往絳固
請曰如典萬有一不受命卽姑息復如何時矣由是卽拜典節
度使復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或言太過絳曰王化不
及魏博久矣一旦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假令舉十
五萬衆期歲而得六州計所費尚三倍今典天挺忠義首變汙
俗破兩河之膽可畚小費熨機事哉帝從之又患朋黨以問荅
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夫
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詳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
子遇主知則進疑則退故常爲姦人所乘若陛下上奉堯舜禹
湯文武與數千載之君爲類乃道德同耳豈爲黨乎時以居中
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故因以自明又言鹽鐵使王播違禁月

進不出祿廩家貲願付有司帝善之訖絳在位未常入禁上又
言公等當爲朕惜官得無有姻故冗食者吉甫德輿皆稱無有
絳言崔祐甫對德宗所問姻故但視當與不當非臣親舊孰知
其才或不知者安敢與官時謂名言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
意帝曰誠然在審至當而已又問凡人舉事常患不通於理陷
於過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曰事或過差雖聖哲
不免惟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猶手足之於心脅同體爲用但
諄能護失常情所蔽願陛下以聖人改過不吝自處吉甫聞教
坊使閔良家子及別宅婦人納禁中京師熹然畏不敢諫絳獨
上疏翌日帝於延英舉手謂曰昨見來狀知卿盡忠朕以升王
等無侍者命訪閭里厚與錢帛祇取願者四人豈知便爾生事
昨已加黜罰並許放歸俄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由是復召

承璀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上言北鹵方彊其憂有五一者比
歲入馬求直今置不取當貯他謀二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
完堞非可猝應三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敵一入寇應援艱
阻四比年通好窺知河山險阻兵甲數目驅迫方去兵罷復來
五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尋出爲華州刺史
勸止收獵奏罷澤潞太原天威軍捕鷹戶帝遣五坊使至華必
令自戕又繫捕承璀田尺在部內擾民者入爲兵部尚書母喪
免皇甫錡惡之落故職授河中觀察使錡得罪名遷御史大夫
切諫穆宗畋游不聽辭疾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寶曆初
拜左僕射與中丞王璠爭道絳引故事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雖
去機務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中丞御史顧列
在廷元和中僕射伊慎緣恩進博士韋謙特削其禮至僕射就

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爲法逢吉右璠
下遷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直絳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
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太和四年南蠻寇蜀
詔絳募兵千人往赴半道兵還監軍楊叔元疾絳素不奉已激
怒新軍誣以將收募直還爲民士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爲亂絳
不及設備牙將王景延力戰死遂舉家遇害年六十七事聞驚
悼冊贈司徒諡曰貞賻禮加等景延亦贈官祿子甥夏侯孜以
奏稿授蔣偕次爲七卷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辟盧鈞
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進起居郎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
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樂名羣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
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卒

冊曰天道無知直道先夷海人悔禍全軀保妻彼譖人者豺

虎何誅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祖平一父就殿中侍御史元衡登
進士累辟使府至監察御史爲華原令不樂鎮將恃恩撓吏稱
病去德宗知其才名授比部員外郎歲中遷左司郎中以詳整
任職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嘗對延英罷帝目送之指左右
曰真宰相器也順宗立爲山陵儀仗使王叔文誘以權利拒之
托以劉禹錫充儀仗判官不聽叔文不悅罷爲右庶子憲宗受
冊爲皇太子卽命贊引因識之登極復拜中丞持平無私綱條
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兼判戶部事賜金紫封蕭縣伯上素知其堅正有守進
退不苟瞻禮信任異於他相浙西李錡請入覲旣又稱疾請至
歲暮鄭綱許之元衡曰若是則可否全在臣下矧陛下新臨大

寶天下耳目所屬苟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茲殆矣上以爲然遽命追之綺果計窮而反時蜀新定高崇文不嫻吏事上難其代者乃拜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進封臨淮郡公崇文去後軍資儲蓄盡發無遺至乃節約庶事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上下完實懷撫蠻獫約束明具鮮有生事雅性端慎淡於接物開府選士必盡時彥八年徵還復相與李吉甫李絳同列二人情不相叶各於上前爭事理曲直元衡居中獨持正道無所違附上稱爲長者時太白犯太微上相歷左執法占者言三相皆不利吉甫乃先以元衡生月卒無何帝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王承宗李師道百計阻撓懇乞罷兵使者赴中書白事辭禮悖慢怒而叱之承宗飛章詆訐頗結咎怨九年六月三日將朝宅在靜安里甫出里東門北聲

滅燭導騎訶者射中其肩徒馭奔逸白樹陰突出數人以楯擊元衡左股遂執其馬卽宅東北墻外害之批其顛骨懷去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百官恟恟旣明仗至紫宸門上聞之震驚御朝坐延英召見宰相惋慟卽贈司徒賻以布帛并粟輟朝五日謚曰忠愍年五十八屈指正吉甫生月以後絳亦被害吉凶之數若符會焉生平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先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言打麥者時也麥打者暗中突擊也三三三六升三日也舞了則卒矣及是皆驗上分命大索京師震恐城門加兵凡殊語異服皆物色之公卿節將重轅覆壁備加搜戢罷京兆裴武官賊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敢窮捕兵侍許孟容見上泣涕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乎又詔立賞格能

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凡與賊謀及舍賊能自首者亦賞
蓋藏者族王士則士平告言承宗所遣捕張晏等十八人皆斬
之逾月東都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預謀復
誅之後師道平田弘正閱簿書有賞殺武元衡案始得其真乃
知皆潼關吏卒受賂容奸之所致也自是凡朝者以家奴持兵
呵衛宰相則金吾毅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詔寅漏上
一刻乃傳點云

于頔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千牛調華陰尉累勞遷
侍御史爲此蕃計會使有專對材擢長安令司門員外駕部郎
中出爲湖州刺史開濬湖陂修復隄岸歲獲禾稻蒲魚無慮萬
計地庫薄葬瘞枯骨千餘人賴其惠未幾轉蘇州罷淫祠濬溝
澮端路衢爲政有績然以暴橫少恩杖前部尉以逞憾觀察使

士緯以聞德宗不省反遷大理卿爲陝虢觀察使慢言謝緯幼
我今三進官矣益自侈峻罰苛懲官吏重足惴恐參軍姚峴
不勝其虐自沈于河尋轉山南東道節度使值吳少誠叛率兵
赴唐州戰吳房收朗山縣禽其將李璨又勝之濯神溝因請升
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憫然有專制漢南之意悟
者類治軍法帝晚務姑息奏無不允持下益急慢於奉止誣劾
鄧州刺史元洪流之端州復表爲責太重改吉州長史又怒判
官薛正倫奏貶陝州長史比詔下中悔奏復舊職正倫死以兵
圍其居疆使與孽子婚昵吏高洪縱使剝下公歛私輸別將陳
儀忿怒刺殺洪一府驚潰累遷檢校左僕射封燕國公驕蹇不
法擅以兵取鄧州據南陽時止未有所懲憲宗立權綱自出頔
稍懼入朝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請準杜佑月三入朝詔

引簡錄 卷二十一
可恃其家富務交結權倖有梁正言者給言與宦官梁守謙同
宗得幸於帝次子敏因爲父納賂要求出鎮事久不效怒責所
饋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露捕吏沈璧并奴婢悉下獄命三
司薛存誠王播武少儀訊問頓與子贊善大夫正秘書丞方待
罪累日上章自理貶頓爲恩王傅子咸奪官竄敏雷州賜死璧
封州正言論死久之拜戶部尚書會討蔡又獻家財助國踰年
請致仕授太子賓客鬱鬱不得意卒贈太保右丞張正甫劾其
教女伎爲八佾舞僭擬朝廷聲態恣侈號孫吳順聖樂乃諡曰
厲穆宗時子季友因尚主恩改諡曰思補闕高鉞博士王彥威
發其素行偏彊犯命勢迫而朝非其宿心能保腰領爲幸不宜
更諡不報方復官和王傅以干進無厭結客欲刺裴度伏誅語
在李逢吉元稹傳中又載大歷中弘簡錄卷二十一終

